

中国当代文学编

4 话剧卷

李复威 主编

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库



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库 *



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库

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库

出版社

话剧卷

中国当代文学编

④

李复威 主编

一九九六年·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5号

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库

Zhōngxuéshēng Yuèdú Xīnshǎng Wénkù

中国当代文学编

· 话 剧 卷 ·

④

李复威 主编

责任编辑:王爱琳

封面设计:孙少江

责任校对:高笑美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4.75·字数30千

1996年11月第一版·199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6-3036-2/G·2351 定价:16.80元(套67.20元)



李复威 辽宁沈阳人。

6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及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就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散文诗学会副秘书长。著作有：《摘下兽与鬼的面具》《新时代文学面面观》《简明当代文学》等4部，论文60余篇，编著千万余字。1995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学术简历收入《国际名人传记辞典》。

序 言

郭 预 衡

小时候见过一副对联：“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当时有些不懂，直到今天，仍然似懂非懂。尤其是第一句，是说插架之书少呢，还是说读过之书少呢？积数十年之经验，就我个人来说，觉得两者都少；而读过之书，尤其太少。

古人早就说过，书籍之多，浩如烟海。人生不过百年，百年之间，又有几年太幼稚，还有几年或几十年太糊涂，读书的好时光没有多少。其中最好的时光——十岁、二十岁左右，又往往荒废掉。因此，读书太少，也就不奇怪了。

人当十岁、二十岁左右，正是上学的时期。这时上学上课，自然是在读书。但我以为，只读课内之书，还不算读书；我所谓读书，是读课外之书。只读课内之书，虽然可以应付考试，取得学历，但还不能算有学问。从古到今，凡是有学问的人，无不博览群书。

博览群书，从何读起？古人的方法门径，这里可不多讲；对于今天的青少年读者，我想还是重复鲁迅先生说过的话，他说：

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

鲁迅这话非常重要，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学习经验，也有传统的历史经验。鲁迅一生学问是得力于读史的。在古代，很多有成就的文人学者也都是得力于读史的。

读史之外，还要读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还要多读文章，多读作品。有些文章不仅要多读，还要熟读，甚至达到能够背诵的程度。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这是不难做到的。如能做到，将是受益无穷的。

中国的古人是有阅读文章、作品的传统习惯的。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历代的官方和文人便编选了许多供人阅读的诗文选本。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选本之多，难以数计。一般人读书，往往是从阅读选本开始。这些选本的影响之大，甚至“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鲁迅语）

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选本仍是大量的商品。这部《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库》自是其中之一。此书包罗古今中外，是选本中内容比较全面的一种。汉代王充曾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就是说，古今都要知道。在今天，不但要知古知今，还要知中知外。当然，古今中外的文章作品无限其多，通过一部选本，也只能略窥大概。这是选本的局限，任何选本都不可避免。所以鲁迅又说过：“认真读书的人”，“不可依靠选本”。

认真读书，不能只靠选本；但读选本，却是个重要阶段。好的选本既起门径的作用，又有桥梁的作用。一个人在学习的大路上，入门，过桥，都很重要。因此，认真读书，选本既不可依靠，又不可缺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像《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库》这样的一部选本，是值得青少年读者一读的书。我说这话，自然带有商品广告的性质。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这是不可避免、也不须讳言的。不过，“书生之气尚未除”，奉命作序，我没有说那过分吹嘘的话，此其所以不尽同于商品广告者。

1996年初秋于北京师范大学

在不停地思考和探索中……

——中国当代话剧创作掠影(编析者序)

李 复 威

对我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来说,话剧是一种“舶来品”。从20世纪初叶话剧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整整90年的历史。在现代文学史上,像郭沫若、曹禺、田汉、洪深、夏衍、欧阳予倩、陈白尘、丁西林等著名作家,为我国话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话剧创作走上了新的发展轨道。建国初期,面对新的创作任务和历史使命,话剧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成为话剧创作的核心主题。其间,表现工业战线、农村变革和部队生活的创作题材占着最大的比重。

从反映工业战线话剧来说,它们最早出现在新中国的剧坛上,带着蓬勃的生气,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话剧就是《红旗歌》(刘沧浪等创作,鲁煤执笔)。其他还有《在新事物面前》(杜印等)、《刘莲英》(崔德志)、《四十年的愿望》(李庆升等)、《六号门》(天津码头工人集体创作)、《幸福》(艾明

之),《春华秋实》(老舍)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作品。夏衍的《考验》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是这位老作家建国后的第一部作品。该剧的突出特点是,以尖锐的笔锋,揭露了革命胜利后不久出现在建设领域中的官僚主义者。应当承认,作家能如此早地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是令人敬佩的。

从描写农村变革的创作来说,有《春风吹到诺敏河》(安波),《妇女代表》(孙芋),《春暖花开》(胡丹沸),《洞箫横吹》(海默),《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等。这一批作品不仅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而且也能较真实地反映农村中的复杂矛盾以及与腐朽、落后势力斗争的艰巨性。

从表现革命历史和部队生活的剧作来看,也取得较丰硕的成果。这方面引人注目的作品有:《战斗里成长》(胡可等)、《万水千山》(陈其通)、《钢铁运输兵》(黄悌)、《战线南移》(胡可)、《杨根思》(沈西蒙)、《保卫和平》(宋之的)等。它们从多方面反映了我国革命斗争历史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英雄事迹。陈其通的《万水千山》是五六十年代唯一一部取材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剧作,尽管作品存在较多缺点,但作者的开拓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另外,在建国初期的剧坛上,曹禺的《明朗的天》,老舍的《龙须沟》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前者写知识分子,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后者写市民生活,无疑是这个时期的“压轴戏”。

总观当代话剧发展的初期,大都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与现实紧密联系,生活气息浓郁,在热情歌颂新事物的同时,也注意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然而,从整体来看,这些创作反映生活浮泛,“为政治服务”的痕迹较重,艺术上也显得不够成熟。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影响,一批剧作在“浮夸风”的气氛中,表现出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倾向。像《降龙伏虎》、《烈火红心》、《共产主义凯歌》、《十三陵水库

畅想曲》等，都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作品。

面对这一特殊的形势，一些作家或是出于以古鉴今的目的，或是出于对历史人物评价深入探讨的原因，创作出一批历史题材的话剧，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的一个丰收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和《文成公主》，曹禺的《胆剑篇》，朱祖贻、李恍的《甲午海战》等。由于这些剧作是在和平环境中创作的，由于作家有较充裕的时间和有利的条件去搜集素材、辨别史料、精心构思，由于历史剧的创作理论和艺术技巧有了新的发展，所以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都已经超过了40年代历史剧的水平。

1962年前后，党的文艺政策调整在话剧领域内贯彻得较好。尤其是在广州举行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更调动了作家们的积极性。这样，一个活跃的创作局面又逐步形成。此后三四年间，又出现了一个丰收期。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剧作有：《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执笔）、《千万不要忘记》（丛深）、《年青的一代》（陈耘）、《南海长城》（赵冀）、《雷锋》（贾六等）、《杜鹃山》（王树元）、《豹子湾战斗》（马吉星）、《七月流火》（于伶）等。这些剧作中，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占据了重要地位。作家们注意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像鲁大成、春妮（《霓虹灯下的哨兵》）、萧继业（《年青的一代》）等，已成为广大观众熟悉、敬仰的人物。在话剧的文学表现水平方面比过去也有所提高。然而，由于受到当时“左”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想的影响，一些剧作从观念出发，用流行的“阶级斗争”学说来构成戏剧冲突，这必然造成歪曲生活的不良后果。塑造先进人物出现了理想化、概念化的倾向。

纵观五六十年的话剧创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总体来看，受“左”的思想束缚和干扰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主题的开掘，受政治运动的左右。在话剧形式的探讨方面也显得相当迟缓。

值得欣悦的是，这期间出现一位造诣很深、成就颇高的著名剧作家——老舍。老舍早年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他的代表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1949年底，他回归祖国怀抱，开始了他的新的创作生涯。此后老舍主要从事话剧创作。他是一位高产作家。在16年的时间里，一共创作了23个剧本。这种辛勤耕耘的激情和精神，在老一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回溯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以唤起人民对新社会的热爱和迅速反映新的社会运动的演进，构成了老舍剧作的两大内容。前者是作家的创作优势，成绩卓著。后者受到“工具论”的影响，今天看来已消褪了艺术的光泽。毫无疑义，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是人们交口称赞的两部优秀剧作。老舍的话剧有自己独到的艺术特色：不以曲折故事情节取胜，而是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他把小说的一些创作方法创造性地移植到话剧艺术领域中。老舍擅长勾画人物，三言两语就能描绘出一个人的音容笑貌和个性特征，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老舍的剧作还具有寓庄于谐、悲喜结合的风格。他那深沉的幽默笔法达到强烈的讽喻效果。老舍是语言艺术大师，他的话剧语言充满个性和北京味。这一切奠定了老舍在当代话剧史上令人崇仰的地位。

新时期文学的帷幕刚刚拉开，话剧创作就以感应生活的敏捷而引人注目。它同诗歌、短篇小说一起构成文学复兴最初阶段的“三足鼎立”之势。王景愚等的《枫叶红了的时候》、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等，在全国的舞台上展示出夺人心魄的魅力。揭露、批判“四人帮”，怀念人民热爱的革命领袖，冲破束缚思想解放的樊篱，是这批话剧的共同的主题指向。

稍后，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话剧创作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开拓，题材得到进一步扩展，戏剧冲突得到进一步深化，逐渐形成一个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创作热潮。其中，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作品大量问世,像邵云飞的《报童》、丁一三的《陈毅出山》、程世荣等的《西安事变》、沙叶新的《陈毅市长》、王德英的《彭大将军》……都是有影响的作品。80年代初,话剧创作的王镜头逐渐移向新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矛盾。崔德志的《报春花》尖锐地抨击反动的血统论对人才的禁锢和摧残。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这个话剧起到了“敢为天下先”的作用。赵国庆的《救救她》从青少年犯罪的角度,开掘了十年浩劫对人的身心迫害的种种根源,在当时颇有现实意义。邢盖勋的《权与法》指出了正直的革命者在“权”与“法”发生激烈冲突时的应有的抉择。中杰英的《灰色王国的黎明》,揭露了领导干部封建家长意识的危害。梁秉堃的《谁是强者》鞭挞了少数干部以权谋私的恶劣行径……以上这批“社会问题剧”的大量涌现,标志着话剧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的普遍加强。另外,历史题材的话剧也在这个时期兴旺起来。上下几千年中华民族的繁衍史、斗争史在舞台上展示出宏伟的风貌。颜海平的《秦王李世民》、齐致祥等的《鉴真东渡》、曹禺的《王昭君》、范政等的《吉鸿昌》、宋平等的《孙中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个时期也涌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优秀剧作,显示话剧艺术的拓展和创新。刘树纲创作的《十五桩离婚案的剖析》和《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在观众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前者在北京连演一百五十多场,场场爆满。全国有三十多个剧团上演此剧。而且还作为头一部中国当代话剧在美国上演获得成功。后者用荒诞的笔法,写一个见义勇为的青年被暴徒杀害后,其灵魂去一一拜访那些在场袖手旁观的人们。这种新的构思使剧本演出有极大的震撼力。锦云的《狗儿爷涅槃》是近年来难得的话剧精品。剧本通过解放前到新时期几十年农村的演变和狗儿爷与土地的起伏不定的关系,剖析了中国数千年来封建宗法农民的心理意识,抨击了“左”倾路线对农民心灵的扭曲,同时反映了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与改革时代

的矛盾态势。狗儿爷的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陈子度等编著的《桑树坪纪事》，1988 年在北京公演获得极大的成功。这出剧内蕴深沉、含义丰厚，编导者将一切话剧手段融为一体，十分协调地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人们将之视为当代话剧进一步适应现代观念和民族特点的成功尝试，是新时期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近年来不少剧作家以大胆革新的精神对话剧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们不满足于传统话剧那种格局的严谨性、故事的巧合性、结构的单一性、舞台时空的限制性等，而是努力增强话剧艺术的优势和活力。剧作家从小说、散文、电影等艺术形式中吸取营养，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创作出一批富有探索意义的作品。这种探索比较集中于舞台时空、戏剧冲突、剧本结构、表演手段和舞美设计上。它们力图打破“四堵墙”的舞台框架的束缚，追求场次自由、时空跨度大、跳跃性强的结构形式，追求话剧表演中的自然美、意象美，追求舞台上演员与观众之间思绪情感的交流和融会；构思新颖别致，设计独辟蹊径，手法自创一格，使话剧艺术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80 年代，高行健是最热衷于话剧艺术创新的一位剧作家，也是一位褒贬兼得、最有争议的剧作家。他先后发表了《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车站》、《现代折子戏》、《野人》、《彼岸》等。他力图创造出崭新的剧本和前所未有的表演方式。这些剧不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而是以强烈的象征意味抒发一种情绪，探索一种哲理，引导一种思考。这样的构思无疑是对我国传统话剧的挑战。对此，文艺界和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争议。其他的剧作，如《屋外有热流》（贾鸿源等）、《路》（马中骏等）、《魔方》（陶骏）等，都有不同的创新。这批“探索话剧”成为当代话剧革新的催化剂。

跨入 90 年代以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下，话剧创作一直走着沉稳、平实的路子。虽未见高潮，但也时时有热点出现。社会

上稍嫌寂寞，而圈内关注之风日渐强劲。像《奇晃胡同》、《天下第一楼》、《阮玲玉》、《乌人》、《孔繁森》……也都引起剧坛的阵阵欣悦。

就中国当代文学几类体裁的比较而言，话剧文学是显得薄弱的。由于舞台演出的制约和人民群众欣赏趣味的局限，必然影响到它的流传、兴旺和发展。近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话剧危机”。198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访欧洲大陆。这也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老舍的《茶馆》引起轰动，被誉为“世界第一流水平”。这无疑增强了中国话剧的自信感。只要我们坚持话剧艺术的时代感、创新性、多样化和民族特色，坚持继承中国话剧的优良传统，借鉴世界话剧的精华，中国的话剧是充满希望的……

需要说明的是：当代话剧，大多篇幅过长，为使本卷的容量大一些，能节选的剧本尽量节选。实在不能节选的，只得全部转载。

1996年10月

目 录

在不停地思考和探索中

——中国当代话剧创作掠影(编析者序).....	李复威(1)
龙须沟(节选).....	老舍(1)
茶馆(节选).....	老舍(28)
关汉卿(节选).....	田汉(48)
屋外有热流.....	马中骏 贾鸿源 瞿新华(95)
挂在墙上的老B.....	孙惠柱(执笔) 张马力(119)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刘树纲(150)
车站.....	高行健(224)
陈毅市长(节选).....	沙叶新(270)
桑树坪纪事.....	陈子度 杨健 朱晓平(304)
狗儿爷涅槃.....	锦云(374)
天下第一楼(节选).....	何冀平(433)

龙 须 沟(节选)

老 舍

人 物 表

王大妈——五十岁的寡妇，吃苦耐劳，可是胆子小，思想旧。她的大女儿已出嫁，二女儿正在议婚。母女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作针线活为业。简称大妈。

王二春——王大妈的二女儿，十九岁。她认识几个字，很想嫁到别处去，离开臭沟沿儿。简称二春。

丁四嫂——三十岁左右，心眼怪好，嘴可厉害，有点嘴强身子弱。她的手很伶俐，能作活挣钱。简称四嫂。

丁四爷——三十岁左右，四嫂的丈夫，三心二意的，可好可坏；蹬三轮车为业。他因厌恶门外的臭沟，工作不大起劲。简称丁四。

丁二嘎子——十二岁，丁四的儿子，不上学，天天去捡煤核儿，摸螺蛳什么的。简称二嘎。

丁小姐——二嘎的妹妹，九岁。不上学，随着哥哥乱跑。简称小姐。

程疯子——四十多岁。原是相当好的曲艺艺人，因受压迫，不能登台，搬到贫民窟来——可还穿着长衫。他有点神神气气的，不会以劳力换钱，可常帮忙别人。他会唱，尤以数来

宝见长。简称疯子。

程娘子——程疯子的妻，三十多岁。会作活，也会到晓市上作小买卖；虽常骂丈夫，可是甘心养活着他。疯子每称她为“娘子”，即成了她的外号。简称娘子。

赵老头——六十岁，没儿没女，为人正直好义，泥水匠。简称赵老。

刘巡长——四十来岁。能说会道，善于敷衍，心地很正。简称巡长。

冯狗子——二十五岁。给恶霸黑旋风作狗腿。简称狗子。

刘掌柜——小茶馆的掌柜，六十多岁。简称掌柜。

地痞一人。

警察二人。

青年一人。

群众数人。

第一幕

时 间 北京解放前，一个初夏的上午，昨夜下过雨。

地 点 龙须沟。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夹杂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猫、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粪便，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所以这一带才俗称为“臭沟沿”。沟的两岸，密密层层地住满了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各色穷苦劳动人民。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他们的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院中大多数没有厕所，更谈不到厨房；没有自来水，只能喝又苦又咸又发土腥味的井水；到处是成群的跳蚤，打成团的蚊子，和数不过来的臭

虫，黑压压成片的苍蝇，传染着疾病。

每逢下雨，不但街道整个的变成泥塘，而且臭沟的水就漾出槽来，带着粪便和大尾巴蛆，流进居民们比街道还低的院内、屋里，淹湿了一切的东西。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臭水甚至带着死猫、死狗、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也凄惨地蠕动着。

龙须沟的一个典型小杂院。院子不大，只有四间东倒西歪的破土房。门窗都是东拼西凑的，一块是老破花格窗，一块是“洋式”窗子改的，另一块也许是日本式的旧拉门儿，上边有的糊着破碎不堪发了霉的旧报纸，有的干脆钉上破木板或碎席子，即或有一半块小小的破玻璃，也已被尘土、煤烟子和风沙等等给弄得不很透亮了。

北房是王家，门口摆着水缸和破木箱，一张长方桌放在从云彩缝里射出来的阳光下，上边晒着大包袱。王大妈正在生着焊活和作饭两用的小煤球炉子。东房，右边一间是丁家，屋顶上因为漏雨，盖着半领破苇席，用破砖压着，绳子拴着，檐下挂着一条旧车胎；门上挂着补了补钉的破红布门帘，门前除了一个火炉和几件破碎三轮车零件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左边一间是程家，门上挂着下半截已经脱落了破竹帘子；窗户上糊着许多香烟画片；门前有一棵发育不全的小枣树，借着枣树搭起一个小小的喇叭花架子。架的下边，靠左上角有一座泥砌的柴灶。程娘子正在用捡来的柴棍儿烧火，蒸窝窝头，给疯子预备早饭。（这一带的劳动人民，大多数一天只吃两顿饭。）柴灶的后边是塌倒了半截院墙墙角，从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房子，稀稀落落的电线杆子，和一片阴沉的天空。南边中间是这个小杂院的大门，又低又窄，出来进去总得低头。大门外是一条狭窄